

## 马拉松,不仅是在奔跑

□君豪



马拉松,不仅是在奔跑。它是一个大聚会、大party。跑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老朋友彼此拥抱,新朋友握手相识。男女老幼一起相逢在奔跑的路上。青少年朝气蓬勃,成年人稳重内敛,老年人老当益壮,不管你是否专业,你都可以加入进来,大家一起享受马拉松带来的快乐。

马拉松,不仅是在奔跑。它是一个特别的爱好和一种生活的方式。现代长跑之父艾米尔·扎托贝克说:“马拉松是一项有魅力的运动。它包含了一切戏剧成分,竞争,友情,英雄主义。不是每个跑步者成为奥运冠军的梦想都能够成真,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梦想去完成一次马拉松比赛。”

马拉松,不仅是在奔跑。它让我们怀旧,它让我们回忆。回忆每一次的奔跑,怀念每一位朋友的鼓励;回忆每一步的艰辛,怀念每一次的酣畅淋漓;回忆万人同时冲出起跑线的瞬间,怀念冲过终点时的喜悦;怀念马拉松经历

中的点点滴滴。

马拉松是一个完美的过程,因为有距离,所以有过程、有快乐、有辛酸。但是你只能一往直前不回头!一位马拉松爱好者说,在奔跑的时候,目标不是终点,而是生命的前方,尽管没有鲜花,没有掌声;没有拥抱,没有嘉奖;没有了一切却又何妨?我们只需不停朝前,只管奔跑。相信自己,坚定信念,永不放弃!这就是马拉松精神,马拉松不是一个人在奔跑,不是一群人在奔跑,是生命在奔跑,跑出生活的精彩,跑出一股精气神!

马拉松,不仅是在奔跑,更是漫长人生的一种自我洗礼。在奔跑的过程中,感悟生命的力量;在奔跑的过程中,享受风的呼啸;在奔跑的过程中,和自己的生命,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接触。

马拉松,不仅是在奔跑。更有一种活着的痛快,在一次次超越中,得以华丽绽放!

## 童年书忆

□李金砚

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度过的,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里,懵懵懂懂地将一个没有什么五光十色的童年过完了。而今,到了我耳顺之年,回想起我整个童年的时光,却有着许多快乐的回忆。由于那个年代,生活贫困,孩子们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“金贵”。记得那时,我们孩子可以撒着欢地在野外玩,什么上树掏鸟窝,河边去摸螺蛳,夏夜捉萤火虫,雪天堆雪人等。那时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太高,只要能不再外面闯祸,长大后能自己养活自己,就是一个好孩子。然在这些记忆外,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痕迹,则是我看了许多的课外书,而这些书籍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一生受益。

从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年代里过来的人,都知道那个年代是一个视知识为罪恶的年代,有文化的人被称之为“臭老九”。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,爱看书、爱学习是一种危险的爱好,做父母的对孩子的要求只要能无病无灾,长大后不管是当工人、还是当售货员、或是修鞋还是修自行车,只要能有一碗吃,这孩子就是有出息的。不像现在的孩子,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进行文化启蒙教育——胎教。更别说到了上幼儿园和小学时,各种辅导学习,说起来头都会大的,什么外语培训班、数学辅导班、二胡、美术、舞蹈、乒乓球等五花八门的辅导班,但唯独没有让孩子去上课外读物辅导班的。我就亲眼目睹了我的一个熟人的孙子,还在上幼儿园,家长就为他报了一个外语辅导班、一个儿童绘画班和一个小提琴辅导班。看着小小的孩子,每天在那不是背外语,就是画画,要不就是拉小提琴。小小的孩子,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大人似的,几乎看不到他在户外玩耍。我不知道这是这小小孩子的快乐还是他的烦恼。

话说远了。由于我的童年是生活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年代里,那个年代是一个视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,所以在那个年代里课外书籍就是一个稀有物,是十分难得的。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,什么学画画、上辅导班,那就是一个天方夜谭,能看到一本课外书籍、或拥有一本课外书,便有了在小伙伴们面前“得瑟”的资本了。

因为我父亲年轻时是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老师,所以我的童年便在这所乡村师范学校里度过。尽管当时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年代,师范学校暂时全面停课,所有的老师都没有课上,大家都那么闲着。但学校里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,却在默默地传播着文化的种子,等待春天来临时的勃发。

真的要感谢这个图书馆,记得我从这个图书馆借到的第一本课外书,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。那是一本儿童读物,名字叫《小木偶历险记》。书中描写的是一个玩具布娃娃,在离开主人后,遇到的各种惊险有趣的事,最后是善良战胜了邪恶。厚厚的一本书,当时看的我是如醉如痴。此后,我便一发不可收拾,陆陆续续从这个图书馆里借阅了许多课外书。

由于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许多中外名著等好书统统被称之为“大毒草”,像什么《红日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安徒生童话集——海的女儿》等。不过,这里要感谢当时的图书管理员,一位不苟言笑、被戴上“反动权威”帽子的女老师,她看我拿了当时被称之为“禁书”的这些书,佯装不知道,让我把这些书带回家看。也要谢谢我的父母,当时看我看这些“禁书”、“闲书”也从来没有管过我,批评我、责骂我。所有,等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时,我所阅读过的这些“毒草”,就全成了滋润我的营养品。直到今天,我虽然已经退休了,但喜爱读一些“闲书”、“杂书”的爱好至今没有变。

## 母亲的算盘人生

□钟芳

我家里珍藏着一把红木算盘,十三档,梁上两颗珠、梁下五颗珠,算珠和算框都是枣红色的,四角用铜片箍住。这个算盘是母亲的心爱之物,也是我家的传家之宝。

早年,母亲读过几年小学,写得一手好字,又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一直是生产队会计,家里经常放着一把算盘,一年到头响个不停。我经常看到她在煤油灯下拿着本子,然后在算盘上敲敲打打“叭叭”作响。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,盛行吃大锅饭、平均分配。按人头分口粮,按实得工分计收入。比如秋季分稻谷,先算出生产队年总产量,除去公粮、种子,余者按一个工分能分到多少斤粮食,一家人一年分得多少斤谷子。无论多复杂的账目,母亲都一笔一笔地记账、过账,手中那把算盘,加减乘除尽可,手指上下舞动,噼里啪啦地响着,数字毫厘不差,既没有给别人少算,更没有给自家多算。所以,她常常自豪地说:“我的算盘,打出的都是明白账。”

每到年底,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,不只算本队的账,还不时地有邻近生产队邀请她去帮忙核算账目,更有甚者,亲自拿着账本找上门来的。在寒风呼啸的冬夜,我们全家人蜷缩在被窝里,而母亲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打算盘的情景,是我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怀念。

那时,我还不懂什么账本,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工作,只是对算盘很感兴趣。我会把母亲的算盘翻过来,当火车在桌子上滚动。“哗啦啦哗啦啦”珠盘响动的节奏中,我把桌子上的碗筷、糖盒,还有水果之类的东西,装在算盘“火车”上,从桌子的这头开到桌子的那一头。同时,我也学着母亲的模样,用手指打响算盘。母亲见我对算盘爱不释手,于是就教我算算术、打算盘。“一上一,二上二,一下五除四,四去六进一……”边念叨边敲打,从“三遍九”开始,学会后,又打“九遍九”……母亲还教我猜过一则谜语:“弟兄七人同模样,大哥二哥在外乡。五弟心合一处,中间隔着一堵墙。”我想了半天猜不出,母亲轻轻拨弄一下桌上的算盘,我顿时明白了。

上小学四年级时,学校开始学习珠算。我背着母亲的算盘和小伙伴上学,大家你追我赶,算盘发出的响声非常悦耳。数学课时,老师用大算盘,我们用小算盘,满教室里全是打算盘的声音。由于母亲教过我简单的加减运算,学起来一点都不费力,每次考试,我总能得满分,那时候在我眼中,不论多么复杂的题目,算盘都能算出来。学习珠算以后,我打的算盘不仅速度快,结果也精准,母亲会让我在放学后帮忙记账,得到了大人的肯定,我也从中找到了乐趣。

“算盘一响,黄金万两。”每到家里要算账什么的,也都由母亲来完成。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,那时候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,可有着母亲的这把算盘,聪颖的母亲总是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,其乐融融。每天晚上,父亲和母亲总会坐在一起,将那些小圆鼓似的算珠拨来拨去,嘴里念念有词,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微笑。算珠在母亲轻快的拨动中如跳动的音符,演绎出一曲曲动听的乐曲,弹奏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